

選學舉要卷五

甘泉賦一首

并序

楊子雲

(注)善曰漢書曰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侘皆類此

案李注引漢書見楊雄傳年四十餘以下皆孟堅贊語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下又云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本書王文憲集序注引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與天鳳五年七十一歲恰合然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據劉巖叟長曆是年正月丙戌朔(通鑑目錄)則己丑爲初四日(或曰正月朔爲丁亥則己丑乃初三日)是召爲門下史當在前一年爲永始元年子雲僅三十八歲不當云

四十餘故何焯義門讀書記戴震方言疏證錢大昕三史拾遺沈欽韓漢書疏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皆辨其誤周氏茲謂古四字作三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作三十餘始合（自注曰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步瀛案如諸家所校四十餘自應作三十餘始合然古人紀事亦往往有言其大略不及細核者若以王音薦而待詔至永始四年正月奏賦則亦將及二年不止歲餘然大略言之亦無不可通鑑攷異謂薦雄待詔者爲王根亦無確證華陽國志亦云王音不作王根也乃或謂永始初年雄已四十餘歲是卒時不在天鳳五年並未有爲莽大夫之事則故爲翻新迴非事實全祖望張雲璈梁章鉅諸家皆辨其非矣胡克家曰袁本茶陵本無成都二字 注又引桓譚新論云明日遂卒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孝成帝時行幸甘泉據漢紀是永始四年正月楊雄死於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事何焯亦謂楊子雲桓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妄人附益非新論本書然也金甡胡克家皆據本書文賦注引新論作及覺病喘瘁少氣或卒當作病孫志祖更據意林引新論作及覺氣病一年梁章鉅據文賦注及意林辨卒字或是病字

且謂本注蓋後世傳寫之誤步瀛更以類書攷之北堂書鈔藝文部藝文類聚養生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四四十又疾病部皆作卒與此注略同藝文類聚雜文部御覽文部引但言病不言卒與文賦注略同疑當時或有兩本有一本誤作卒者引者皆沿其誤不然不容各書皆傳寫誤也李氏注此賦所引亦沿誤本及注文賦乃得不誤之本亦未及追改此注耳舊有集注云云亦李氏自述注例也汪師韓甘泉賦下列服虔注晉灼注張晏注孟康注四家然隋書經籍志不言甘泉賦有此諸家注疑卽漢書注耳故李氏自注者雖加臣善以別之（據唐永隆間弘濟寺寫西京賦殘本推知原書本作臣善曰）而題下更不特標某某注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注）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案荅劉歆書見方言卷首王樛野客叢書曰考方言雄荅劉歆書云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揖頌階闕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得見

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辭也張璠雲曰按此說甚明賦序微有不合然雄與歆書人多疑其僞作又漢書雄傳贊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考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爲王音門下史而未及薦其待詔薦之者蓋別一人故序但言客而召雄待詔亦在郊祀甘泉之後也班史似微誤步瀛案張氏疑與歆書爲僞作是也其謂班史微誤亦以自永始二年正月至永始四年正月不止歲餘且傳但言客不載其名故謂王音未及薦耳然孟堅確鑿言之當必有據歲餘二字不必過泥亦不能據傳未言其名遂斷其非王音雖卒於正月之初其薦書之達未知何時亦不能斷其不合也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注〕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雍畤物又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雕音雖

案漢書雄傳祀作祠 漢書見郊祀志太乙作泰一雍下有一字六臣本載李注無物字尤本后土下無祠字六臣本有與漢書合今據增 郊祀志顏注曰雕音誰武帝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

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注蘇林曰：雕音誰，如瀆。曰：雕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雕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雕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雕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雕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鄴，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雕字耳。武紀又曰：五年立泰畤於甘泉。顏曰：祠太一也。孟康注漢書高帝紀：上顏注亦引之。案成帝紀曰：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郊祀。志曰：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注〕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卽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案漢書楊雄傳：顏注曰：承明殿在未央宮。上文謂西都賦注。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案漢書見成帝紀沈欽韓曰成帝紀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據雄傳下云其三月將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獵不別年限則爲一年以內之事奏甘泉賦當在元延二年與紀文方合錢大昕曰正月從上甘泉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泰時也步瀛案此賦祠甘泉李注以爲永始四年諸家多從之錢氏沈氏以爲元延二年皆由雄傳云十二月羽獵與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略合然傳又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又云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則其事當在元延三年而成紀無之且據傳二年冬羽獵又無胡人亦不能相合故朱銘曰成帝紀曰永始三年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四年正月行幸甘泉泰時蓋十月修復故帝得正月行幸作賦當在此時或以爲元延二年幸甘泉所作非也步瀛案又有可證者七略爲劉歆作與子雲同時以甘泉賦爲永始三年正月上羽獵賦爲永始三年十二月上三年之三字傳寫之誤而永始字必不誤可知此二賦在永始不在元延矣

毛詩關雎序釋文曰下以風福鳳反與諷音同

其辭曰

案以上皆漢書楊雄傳之文蓋雄賦原序如此故昭明題爲序也傳又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旣奢

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旁臯儲胥陟遠則石關封轡枝鵲露寒棠梨師
得遊觀屈奇瑰瑋（屈岨字通）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書周官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
繅桀三等之制也（顏曰土階三等）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史記封禪書曰
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元封元年封禪其來年甘泉作益
延壽觀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皆武
帝時事）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降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
也（黨同儻）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顏曰從法駕也）在屬車間豹尾中（服
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乘縣豹尾）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
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嬖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

（注）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

案惟訓有本字林見長笛賦注又東京賦薛注同東征賦注亦訓惟爲是案有與是皆發語詞故
江賦注曰惟發語之辭也

雍神休尊明號。

（注）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己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

案五臣雍作擁 晉灼注顏注未引末句顏曰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王先謙曰明號者明神之號尊而祀之顏謂皇帝之號非也下迺言三皇五帝耳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注）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

案王先謙曰後漢和帝紀注錄謂總領之也言五帝之功並總而有之

卹胤錫羨拓迹開統。

（注）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善曰羨弋戰反

案應劭注顏引同 李奇注漢書宣帝紀律歷志上注引同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注〕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

案六臣本協作協。漢書同。爾雅見釋詁。楚辭見離騷。上林賦注見本書。顏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呂延濟曰靈善也。爾雅見釋訓。

星陳而天行。

〔注〕善曰易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

案尤本李注作星陳。天行已見西京賦。西字乃東字之誤。案據注例當如尤本。然此編未錄東京賦。故依六臣本仍載東京賦注。以便省覽。後仿此。顏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王先謙曰此句總領故下文以星爲喻。

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注〕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二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

案尤本泰作太六臣本校曰善作泰與漢書同今據改 張晏注顏引同二辰並誤作三辰今據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及貨殖傳正義改案曲禮鄭注曰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史記天官
書曰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曰招搖一星在梗河北又引黃
帝占曰招搖爲矛又引春秋緯曰斗端有兩星一內爲招搖與天官書曲禮注皆合孔疏以北斗
第七星瑤光爲招搖非也淮南天文篇曰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許注曰太陰謂太歲也（
開元占經歲星占引）又曰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許注曰太陰在天爲雄歲星在地爲太陰又
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釋天曰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吳仁傑兩
漢刊誤補遺曰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
二宿按淮南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鉤與晉說同則太陰卽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
寅三歲陰亦太歲也凡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歲之異名孫星衍太
陰考亦謂太陰太歲爲一錢大昕太陰太歲辨則分爲二許宗彥太歲太陰說亦從錢氏分爲二
王引之作太歲攷二十八篇駁錢氏之說其略曰太歲所以紀歲也其名有六太歲一也太陰二
也歲陰三也天一四也攝提五也（自注曰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歲星在丑

天官書作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是攝提卽歲陰也（青龍六也）（自注曰青龍或曰蒼龍）潛研堂文集乃謂太陰歲陰非太歲今案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淮南注云云是太歲之名太陰正取在地之義安得謂太陰非太歲乎又曰古今言太陰者有二一爲主歲之太陰卽太歲之別名淮南子天文篇所言太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太陰（自注曰潛夫論卜列篇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抱朴子登陟篇三呪曰諸皋太陰將軍蓋皆謂歲後二辰之太陰）今陰陽家所謂歲後也（自注曰五行大義曰太陰卽太歲之陰神也后妃之象主水雨陰私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曰害氣此與左行之太歲迴殊）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漢書揚雄傳詔招搖與太陰（自注曰太陰天之貴神故詔之也）翼奉傳今年太陰建於甲戌（自注曰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皆主歲之太陰而張晏以爲歲後二辰孟康傳以爲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自注曰戌在子後二辰步瀛案孟注見翼奉傳）皆誤以陰陽家之太陰當之朱璣曰歲后之太陰旣爲陰神并有將軍之稱潛夫論繼豐隆鈞陳而言之賦下句亦云伏鈞陳使當兵則此太陰卽如張晏說以爲歲後二辰之太陰當亦可通 服虔注顏引同 本書西京

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空隆李注曰鉤陳已見西都賦案水經河水注曰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星經曰鉤陳六星又主天子六軍將軍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巫咸曰鉤陳天子護衛將軍水官也又引荊州占曰鉤陳天子大司馬皆與當兵義合 鄭注見卷己

屬堪輿以壁壘兮稍夔魑而扶獠狂

(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水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獠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切

案漢書及五臣梢作梢 張晏注顏引同又引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顏曰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屬音之欲反梁章鉅曰張說實本之許君也 孟康注顏引同案東京賦薛綜注曰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魯語木石之怪曰夔蜺蜺韋注曰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獯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莊子達生篇山有夔釋文引司馬彪曰夔如鼓一足說文曰夔神魑也如龍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又曰魑耗鬼也

（顏引孟康同）說文蓋以夔魑爲一物段玉裁曰神魑謂鬼之神者也甘泉賦東京賦皆夔魑連文可證若大荒東經云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名曰夔黃帝得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此獸也非鬼也薛綜合而一之恐非是桂馥札樸亦謂夔魑當爲一物以孟康薛綜注爲誤步瀛案神怪之說不可究詰亦難定其孰是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埤蒼曰獠狂無頭鬼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同（見宋祁引）東京賦薛注曰獠狂惡戾之鬼又莊子知北遊曰登狐闕之山而覩狂屈焉釋文引李頤曰狂屈僂張似人而非也桂馥札樸郭慶藩莊子集釋皆謂狂屈卽獠狂也梁章鉅曰亦無證以其卽爲獠狂 公羊桓十六年何注曰屬託也引作杜預左傳注疑誤 淮南子見天文篇今高誘注本作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說文見手部案顏注曰梢擊也揆答也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

（注）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輿至獠狂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稍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鑠之盛而以軍裝也鑠栗忍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鑠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

案顏注曰自招搖至獠狂凡八神也與服虔略同故李氏駁之而以爲八方之神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王念孫曰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楚辭九歎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朱瑤曰如服說不知何者爲八神如張說則上文屬堪輿以壁壘兮漢書顏注云以壁壘委之不得以壁壘爲神又指夔魑而扶獠狂旣云捐而去之何復使之奔走乎故李氏別自爲說似可從東京賦八靈爲之震懼注引楚辭合五嶽與八神與此正同攷周禮馮相氏疏引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此賦殆本之與又案史記封禪書云秦始皇東游海上祠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至武帝亦東巡祠八神蓋即始皇所祀而文穎乃謂武帝登太山祭太一并名山於大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非也然即所祀八神恐與此亦不相合案朱銘以郊祀志八神當之即封禪書八神也蘭坡已駁之矣漢書司馬長卿大人賦曰祝融警而蹕御兮顏曰蹕止行人也薛君韓詩章句據後漢書李固傳注引當解是周頌時邁薄言振之句顏曰殷轡盛貌也

蚩尤之倫帶千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

(注)張晏曰玉戚以玉爲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蔡邕獨斷曰干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鍛冶子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茸而恭反

案張晉兩注顏引同惟無謂猛士之輩句 李注引山海經見大荒北經史記見五帝本紀梁章鉅引林茂春曰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夔鼓旗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則所祭者天星也封禪書祠八神一主兵爲蚩尤星若李注所引則讎亂之鬼耳奚足禁禦不若哉步瀛案蚩尤之說諸書不同試縷數之有以爲炎帝臣者周書嘗麥篇曰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少昊以臨四方孔晁注曰蚩尤古諸侯卽二卿之一御覽兵部一引世本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莊子盜跖篇釋文曰蚩尤神農時諸侯此一說也有以爲黃帝臣者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曰蚩尤明乎天地故使爲當時尹注曰謂知天時之所

當也越絕書計倪內經曰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此又一說也有以爲古天子者史紀高祖本紀集解引應劭漢書注曰蚩尤古天子漢書高紀注引同此又一說也有以爲庶人者周禮肆師疏引五經異義許君謹案三朝紀曰蚩尤庶人之强者（漢書高紀臣瓚引孔子三朝紀強作貪與大戴禮用兵篇同）此又一說也有以爲九黎之君者尙書呂刑釋文引孔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孔疏引鄭玄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又曰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呂氏春秋蕩兵篇秦策高誘注並同呂刑僞孔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又曰蚩尤黃帝所滅孔疏曰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族尙在故下至少昊之末復爲亂案鄭以九黎之君學蚩尤僞孔以九黎之君稱蚩尤說雖小異而以爲少昊末之九黎非炎黃時之蚩尤則同蓋蚩尤爲九黎之族蚩尤既誅之後九黎猶有襲蚩尤之名者且非獨少昊之時帝嚳時殆亦有之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其說非無因也至路史後紀引陰經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則妄說不足據（梁玉繩有取其說殊無足辨）要之蚩尤崛起庶人之中統其民族而君之故或曰天子或曰諸侯以當時天子諸侯尙無